

中國式戀愛劇

嚴蘭靜演出梅派「洛神」觀後

齊 崧



梅蘭芳飾演洛神的劇裝照，許多人將此圖註為西施、天女散花是錯誤的。

洛神一劇為伶王梅蘭芳的成功代表作，同時也是筆者最為欣賞的梅劇之一。它不但把中國式的戀愛描繪得有聲有色，同時也把國劇舞台藝術融冶於一爐。窮文藝之精英，極聲色之娛樂。每觀斯劇，則令人發思古之幽情，憫人生之離合。對其有所偏愛，非無由以致之。

日前承梅派名家唐代表舜君女士告稱，大鵬劇團嚴蘭靜小姐即將推出洛神一劇。所有唱念做表，完全宗梅，一絲不苟。并由高蕙蘭小姐飾演雍邱王曹植一角。珠聯璧合，必有可觀，幸勿失之交臂。我這梅迷於聞悉之餘，不勝翹企。蓋久已夫不看嚴蘭靜小姐的戲了。不知她的技藝是否有進步，正可藉此機會觀察一番。於是於公演之夕，欣然前往。入座時小大鵬的白水灘將近尾聲。池座前排已滿，後排餘座無多。環顧左右，真個是羣賢畢至，少長咸集。參雜着不少外賓。弧光燈閃光四射，目為之眩。再仔細觀察，顧曲名家搜羅殆盡。凡我同好，無不列席。其號召力之強，已有先聲奪人之勢。

壓軸過後，洛劇登場。幕後一句「滿天雲霧

濕輕裳」。二簧倒板，人未出台，先贏得觀眾的一片采聲。洛神出場，在雲帶起處，祇覺得眼前一亮。見她身長玉立，羅袂輕揚。蛾眉淡掃，眼波微橫。神態從容，好一副莊嚴相。以扮相而論

視

中外新法讀者

春前快樂

嚴蘭靜



嚴蘭靜小姐在舞台下的廬山真面目。

，倒有幾分梅老板早年的意思。在九龍口站定唱的一句「如在銀河碧漢旁」。運腔得當，梅味十足。所以大落了一個滿堂。在唱這句時，橫執雲帶，雙目微合。與梅老板的亮相，頗有似處。她在這場的表情，也很能把握。面帶愁容，滿懷心事的样子，足徵對這齣劇是下了一番揣摩工夫，已忘掉了自己，而將全神納

入戲中。故能發乎中而形於外了。

至於下面與子建夢中相見的一場戲裏，謹提出個人意見如下，以供演出者的參考。當年梅蘭芳演此劇時，在這一場裏桌子是橫擺在舞台中間的，子建側身倚枕而眠。并非將桌子豎放，更非在下場門地方斜放。他如此橫擺，想是有他一番道理的，因為如此他以後的身段方好處理。因為依照國劇舞台表演的傳統方式，一向是採

取對稱式。不僅是要讓正廳的觀眾得看，同時也要讓兩廊的觀眾和包廂的觀眾看得清楚。所以它的視線是要兼顧左右的。所以同一身段，多半是向左邊觀眾交代一次，再向右方觀眾交代一次。但在電影裏，情形就有些不同了。在銀幕上則無所謂上場門或下場門。只要鏡頭照得清，觀眾就可以看明。在拍戲時，為了避免鏡頭移來轉去，恐怕一條邊的拍法或較為適合。所以梅蘭芳在電影裏，和在明場舞台演出時，所用的場子和身段容或未盡相同。有人僅以電影作藍本，便會失去了舞台上的效果。桌子變更擺法，是否由於以上的原因，因為沒有看過洛神的電影，無從懸揣。然而就演出效果而言，如將桌子放在下場門，則洛神在大邊的動作，就會影響了觀眾對雍邱王的視線。再就舞台整個畫面而言，洛神和子建，都一前一後的集中在大邊，而中間空無一物小邊虛懸，就造成了整個舞台患了半身不遂的局面。所以此種佈局，尚有待商榷之處。蘭靜在此段二簧搖板唱腔裏，身上臉上，都能表現的不瘟不火，恰到好处。至於祥雲駕空的亮相，和進場的台步，動靜適宜，疾徐有致。若謂學梅，可稱是神來之筆也。

至於緊接着的雲端話舊一場戲，這是此劇最難的一關，同時也可以說是對演員的一種試金石。對此劇的評價，也就要看這場戲演得如何了。事先筆者很替蘭靜小姐擔心，深恐她在這場戲裏，對於面目表情難以把握，會使此劇失去重心。誰知在台上，竟有大謬而不然者。蘭靜非但在眉宇之間流露出「若有情」，同時還能在某些地

方表現出「似無情」。真個是豔如桃李，冷若冰霜。此為最難得者也。士別三日，刮目相待。其舞台演技，何以能進步如此神速，令人難以置信。事後曾與唐代表舜君談及此事，據稱：「我早知蘭靜演此劇，條件適合故演出必能成功。第一、蘭靜的氣質，清新脫俗。一雙眸子含而不露。光芒內斂，柔媚溫存。欲言又止的神情，和以靜制動的性格，不正與洛神所需要的條件，不謀而合



嚴蘭靜小姐飾演洛神劇裝照。

嗎？第二、她的嗓音圓潤甜甜，舉重若輕，天生梅的路子，不學而自梅，何況她還在潛心鑽研呢？第三、她的身材苗條，肩如削成，腰如約素。扮起洛水之神，何愁其不維妙維肖呢？有此條件，故而鼓勵她潛心研究推出此劇，必會獲致意外成功而為有目共賞的。你這位『洛神』專家認為如何呢？」我則回答她說：「除了你這最後一句，帶着『損人意味』的話，恕不敢接受外；其餘的都敬佩萬分。誠不愧為伯樂慧眼識良駒，足徵這梅派名家的雅號，殆非虛語。」

在這場戲裏，表演得最精彩的是臨進場前的一個小圓場。蘭靜和蕙蘭兩位小姐在台上亦步亦趨，揮動雲帶，眉目傳情的神態，確是可圈可點。臨進場前的轉身招手，淺笑示意的表情，也做得恰合身份。惟一美中不足者，是在子建問她「去去何妨呵！」

的時候，因兩人站的部位距離太近，洛神揮帶時，子建未能及時抓住帶尖而順手抓到帶的中間部份，洛神必須用力方能將雲帶抽回而不能輕抽，因而失去飄逸之態。所以在舞台上，前進一步，後退一步都要事先研究好了。多看一眼，少看一眼都要注意。能把握時間、部位，方能演得恰到好处。國劇之難，由此即可想見一般了。

最後一場的大歌舞場面是一場唱工重頭戲。由倒板而慢板而原板而二六，一直到流水，足唱二十幾分鐘。如非鐵嗓鋼喉，必至聲嘶力竭。而這場戲必須要唱得毫不費力，舞得羽化登仙，方稱上選。蘭靜在這場裏，舉重若輕，毫不費力算是作到了。讓人聽了心曠神怡，輕鬆自得，絕無捏一把汗或為她着急之感。至於舞步與身段，雖非完全宗梅，然尚未離譜。因在這場戲裏，由佈景到場子穿插，已由大鵬劇團修改過，并有多次演出的經驗。祇要修改的好，又何必一定要以梅為尚。筆者向不擁護一定要一成不變的墨守成規。請問梅的成規又是自何而來的？還不是要憑多次的修改與創造麼？梅排演洛神最後一場，還是採的明星制，個人英雄主義，但是時代不同了，今日的舞台畫面，是要講求總體美和羣戲表演。所以大鵬的修正，是值得擁護的。同時這也是革新國劇的一條康莊大道，必經之路。應該以新的畫面，綺麗的佈景，多方面的配合，以爭取廣大觀眾的愛好。但要講求羣戲，則角色之挑選與練習即必須與主角看齊，方能收綠葉紅花之效。至於佈景方面，有則必須不惜工本，力事講究。不可因陋就簡，否則寧缺勿濫。在這場演出時，因



上圖為徐露小姐在北歐飾演拾玉鐲劇照。

在佈景方面未能善盡人事。所以在拾階而上或拾階而下時，每個人都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，深恐偶一不慎，就會失足落水的樣子。這對於破壞畫面，妨害演出，實莫大焉。且有外賓在座，讓人看了對於國劇的評價，未免要打一折扣。個人榮譽事小，有關國劇聲威事大。故必須謹慎從事，不能稍為疏忽也。另一點必須注意者厥為彩色電光之配合。梅蘭芳明場演出時，舞台上的五色電光是要隨着唱曲的節奏，和舞蹈的身段變化，配合運用的。即每個亮相，台上顏色為之一變。其用意不僅為增加美觀，響應節奏，同時也是為的要表現洛神賦中「乍陰乍陽」的詞句。倘台上有電光而不加以配合運用，則將減輕了

舞台效果和失去了原有詞句的意義。我國舞台上燈光設備不敷，乃是一向如此。故願趁此機會提請興建舞台和佈置舞台諸君的注意。急起直追，速謀補救，以求貫徹也。

在這一場裏，蘭靜自始至終唱的如行雲流水一氣呵成。舞步身段與湘水女神和漢濱游女，三人互相配合，整齊劃一。有如游龍戲水，並尾剪波。目不暇給，美不勝收。圓場台步，婀娜多姿。雲帶揮動，乾淨俐落。一直唱到「雍邱王，他那裏，目不轉瞬。」時，在大鑼「啞嗆」聲中亮住，端麗大方，完全梅的亮相。既不氣喘，亦無汗浸之象。此足以證明嗓子够用，工力有餘。否則唱到這裏，焉能如此輕鬆愉快。唯以後的一個臥

魚身段，似可刪除。因以洛神的身份，不宜用此一身段。且此時全劇已達高潮，畫蛇添足，反而不美。如筆者的記憶不差的話，梅蘭芳明場演出時，似亦無此身段。影片上如何，則非筆者所知也。

總之蘭靜這齣洛神，確乎值得欣賞。由首至尾，中規中矩。與蕙蘭演得散線合縫，錦衣天成。以蘭靜的戲齡，能有如此成績，已屬難能。幸勿妄自菲薄，功虧一簣。以她演此劇游刃有餘的情形看來，當仍有潛力，等待發揮。尚希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。倘能學得梅老板的敬業精神，認為國劇藝術永無止境，虛心鑽研，不斷的求進步；則來日前途，正未可限量。其勉之，其勉之。

(全文完)

預告：下期

刊載鄭貞銘教授撰：

中華國劇團北歐紀行

敬請

讀者注意